

CS 主编/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布赉语研究

李云兵/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布赉语研究

李云兵／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赓语研究/李云兵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2
(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孙宏开主编)

ISBN 7-105-06813-2

I. 布... II. 李... III. 南亚语系, 布赓语 - 研究 -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IV. H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98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公司照排 文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0001 - 1300 册 定价: 5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 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 均 王辅世 毛宗武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胡增益

徐世璇 梁 敏 黄 行 照那斯图

戴庆厦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 年—1987 年正式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

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1996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布赉人的语言、历史和社会	(1)
第一节 布赉人的语言	(1)
第二节 布赉人的历史	(3)
第三节 布赉人的社会	(6)
第二章 语 音	(14)
第一节 布赉语的语音概述	(14)
一、地域的差异	(14)
二、年龄层次的差异	(18)
第二节 布赉语的语音	(19)
一、声母	(19)
二、韵母	(22)
三、声调	(25)
第三章 词 汇	(29)
第一节 词的构成	(29)
一、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	(29)
二、单纯词和合成词	(30)
第二节 词的词汇意义	(36)
一、词汇意义与概念的关系	(37)
二、单义词与多义词	(37)
三、同义词、反义词、多音词	(38)

第三节 词汇的组成	(41)
一、基本词汇	(41)
二、一般词汇	(43)
三、借词	(44)
第四节 构词形态及其语法意义	(55)
一、附加前缀构词形态及其词汇语法意义	(55)
二、语音屈折变化构词形态 及其词汇语法意义	(58)
第四章 语 法	(60)
第一节 词 类	(60)
一、名词	(60)
二、代词	(76)
三、指示词	(91)
四、数词	(100)
五、量词	(105)
六、动词	(118)
七、形容词	(136)
八、副词	(147)
九、介词	(151)
十、连词	(155)
十一、助词	(158)
十二、叹词	(163)
第二节 短 语	(165)
一、主谓式短语	(165)
二、支配式短语	(165)
三、修饰式短语	(165)
四、补充式短语	(167)
五、联合式短语	(167)

六、连谓短语	(168)
七、兼语短语	(168)
八、同位短语	(168)
九、方位短语	(169)
十、量词短语	(170)
十一、介词短语	(173)
十二、助词短语	(175)
第三节 句法结构关系与句子成分	(176)
一、主事论元的语义角色与主语	(177)
二、客事论元的语义角色与宾语	(181)
三、定语题元的语义角色与定语	(191)
四、状语题元的语义角色与状语	(200)
五、补语题元的语义角色与补语	(203)
第四节 句类与句型	(207)
一、句类	(207)
二、句型	(210)
第五章 布赉语的系属	(227)
第一节 南亚语系语言的谱系分类	(227)
一、南亚语系的谱系分类	(227)
二、中国南亚语系语言的谱系分类	(227)
三、布赉语的语系归属	(229)
四、研究布赉语系属的标准与方法	(230)
第二节 布赉语与孟高棉语族语言的关系	(232)
一、语音的关系	(232)
二、词汇关系	(253)
三、语法关系	(264)
第三节 布赉语与越芒语族语言的关系	(277)
一、语音关系	(278)

二、词汇关系	(289)
三、语法关系	(291)
第四节 布康语在南亚语系中的地位	(304)
附录一：西畴曼龙布康语词汇	(309)
附录二：西畴曼龙布康语长篇材料	(337)
后 记	(343)

第一章 布赓人的语言、历史和社会

布赓人，自称 $pu^{55} qe\eta^{44}$ （西畴曼龙）、 $pə^{55} qe\eta^{44}$ （广南那腊、新挖龙），他称“花倮”或“花族”，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西畴县交界处彝族的一个支系，即“花倮”支系或“花族”支系，《广南县志》称这支彝族为“布更”支系或“花族”支系，《西畴县志》称这支彝族为“花倮”支系或“花族”支系，但其语言、历史、社会与当地彝族的其他支系差别较大。

第一节 布赓人的语言

语言学界较早接触布赓人的语言的是武自立的《广南县本甘语初探》（《云南民族语文》1992第4期），文中的“本甘”自称 $pu^{33} k_{an}^{33}$ ，他称“花族”或“花倮倮”，“本甘语”是“本甘人”所说的语言。后来有李锦芳的《布干语概况》（《民族语文》1996第3期），文中的“布干”自称 $pə^{55} kan^{33}$ ，他称“花族”或“花倮”，“布干语”是“布干人”所说的语言。这里所说的“本甘人”、“布干人”即是本书的“布赓人”，“本甘语”、“布干语”即是本书的“布赓语”。

为了撰写本书，笔者作了两次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经过两次调查和核对，认为武自立、李锦芳对“花族”或“花倮”自称的记音有误，自称中第二个音节的声母肯定是全清小舌闭塞音。本书对“花族”或“花倮”族群所操的语言，之所以不采用“本甘语”、“布干语”两种旧称，原因是，其一，武自立、李锦芳根

据民族自称的记音 $pu^{33} kan^{33}$ 、 $pə^{55} kan^{33}$ ，音译译不出“本甘”、“布干”，依笔者对苗瑶语小舌音的绝对把握，“花僛”或“花族”的民族自称并不是 $pu^{33} kan^{33}$ 、 $pə^{55} kan^{33}$ ，而是 $pu^{55} qeŋ^{44}$ 、 $pə^{55} qeŋ^{44}$ ；其二，根据族群不同地方的自称 $pu^{55} qeŋ^{44}$ 和 $pə^{55} qeŋ^{44}$ 的对应关系，汉语没有对音字，音译为“布更”或“布庚”或“布赓”比较贴切民族族群的自称；其三，“布更”的“更”字，在现代汉语和西南官话中都是多音字，有平、去两声，若作“布更人”或“布更语”，在音读上不好把握；“布庚”的“庚”字，在语义上多表示“时间”，如“天干”、“年龄”、“年岁”等，用来称呼一个族群或一种语言，不合适；其他许多同音字，也是如此；而“布赓”的“赓”多用在歌舞方面，如“赓酬”、“赓歌”、“赓和”等。彝族“花僛”或“花族”支系能歌善舞，用“赓”比较切合这支彝族支系的民族性格特征，自称音译也比较贴切。所以，本书对彝族“花僛”或“花族”支系这个族群称之为“布赓人”，其所操的语言定名为“布赓语”。

布赓人全民使用布赓语，有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不懂或略懂汉语西南官话，不上学的青少年儿童对汉语的熟悉程度也较低。从目前布赓人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布赓语是小语种，分布地域狭小，使用人口 2700 人左右，目前布赓语传承得非常好，尽管人口少，但目前受他族语言的影响较少，可以认为不处于濒危状态。布赓语既有社会方言，也有地域方言的细微差别，但这种差别构不成“方言”的划分，不同地域的通解度达到 100%，不影响任何交流，例如，笔者在西畴曼龙记录的长篇材料，分别念给广南那腊、新挖龙的发音合作人听，他们完全能够听懂，而且能够用布赓语复述。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布赓语是单一语言，没有方言的差别。

笔者对布赓语进行的两次田野调查是：

其一，1996 年 9 月 6 日～17 日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西畴县鸡街乡海子办事处曼龙村自称 $pu^{55} qe\eta^{44}$ 、他称“花傩”的布傩人的语言所作的田野调查。发音合作人为：

王志有，男，时年 62 岁，汉文盲，精通布傩语，会说汉语西南官话，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鸡街乡海子办事处曼龙村人，历任乡、县人大代表，农民。

李国权，男，时年 43 岁，高小文化程度，精通布傩语，会说汉语西南官话，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鸡街乡海子办事处曼龙村人，农民。

其二，2002 年 8 月 30 日~9 月 6 日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那洒镇龙汪洞办事处那腊村、新挖龙自称 $pa^{55} qe\eta^{44}$ ，他称“花傩”的布傩人的语言所作的田野调查。发音合作人为：

娄志兰，女，时年 68 岁，汉文盲，精通布傩语，会说汉语西南官话，1951 年参加土地改革，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那洒镇龙汪洞办事处那腊村人，历任乡（镇）、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民。

李武香，女，时年 49 岁，高小文化程度，精通布傩语，会说汉语西南官话，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那洒镇龙汪洞办事处新挖龙村人，农民。

本书所用的布傩语语言材料，就是上述三个村寨四位发音合作者的口语语料，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删除了广南那腊、新挖龙的材料，本书的主要章节，只对西畴曼龙布傩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描写。书后也只附西畴曼龙布傩语词汇材料和语篇材料。

第二节 布傩人的历史

考察和研究布傩人的历史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在做布傩语田野调查期间，翻阅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西畴县地

方志和民族历史资料，都未找到关于布傣人的相关历史记录。口碑资料反映的历史则比较短，不足以认识布傣人的历史。

据布傣人的口碑资料，他们已记不清较早的历史，只记得祖先由广南县的 $\gamma\omega^{43}$ kho^{31} 因战争前往 nai^{24} $ndzar\gamma^{55}$ ，再到波庄、挖泥、马岩，到达马岩之后，由于前驱部队开路砍倒的芭蕉树心已经长出嫩芽（实则芭蕉树砍倒几小时就可长出嫩芽），于是认为前面的人已经走远，赶不上了，于是就留了下来。然后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和在广南、西畴交界处的往返迁徙，形成了现在的布傣人。

在地方志方面，清康熙以后的《开化府志》、《广南府志》对布傣人没有明确的记载。《西畴县志》（送审稿）认为彝族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南下氏羌的后裔，一个来源于濮的后裔。古濮人，种类繁多，有百濮之称，概分三大块：哀牢濮即永昌濮，楚濮和句町濮。哀牢濮或永昌濮，即后世之濮曼（布朗族）、濮龙（崩龙族，亦即德盎族）、濮饶（瓦族）的先民。楚濮，《华阳国志》后，史籍少有记载，尚不清为何民族之先民，抑或为鸠僚濮。句町濮，即为后世之濮依（壮族农支系）、濮僮（壮族）、濮衣（布依族）之先民。哀牢濮或永昌濮不能与句町濮相混，也与楚濮有别，都不能相混也。从语言上看，来源于南下氏羌后裔的彝族，是操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而来源于百濮后裔的彝族，当是现在操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或越芒语族语言的布傣人和傣人。从这点来看，要追溯布傣人的历史，有必要从典籍中去搜索。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濮在永昌郡西。樊绰《蛮书》有云：“扑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裸形蛮，在寻传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野蛮，阁罗凤既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望苴子蛮在兰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订定也……南诏及诸城大将出兵，则望苴子蛮为前驱。”“望蛮外喻部落，在永

昌西北。”《元史·地理志》云：威楚、开南等路镇南州，“州在路北，昔朴落蛮所居”。开南州条云：“其川分十二甸，昔朴、和泥蛮所居”。按“朴落”、“朴”即“朴子蛮”、“朴子蛮”。明朝李京《云南通志略》有云：“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明朝天启刘文征《滇志》有云：“蒲人即古百濮。”《周书》与微、卢、彭具称西人；《春秋传》与巴、楚、邓并为南土。本在永昌西徼外，讹“濮”为“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缥、蒲干之类是也。……永昌、凤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种。……旧时有事，多资其力，今渐弱而贫也。其流入新兴、禄丰、阿迷、镇南者，形质纯黑……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号“影蒲”……在景东者，淳朴务农。在顺宁沿澜沧江居者，号“普蛮”，亦曰“朴子蛮”……自刘文征后及清朝各代皇帝的《云南通志》大凡说及“蒲人”者，大多援引刘氏之词，只是略有增损，如清道光《云南通志稿》：“《皇朝职贡图》载‘蒲人即蒲蛮，相传为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国。元泰定间始内附，以土酋猛氏为知府。明初因之，宣德间改土归流，今顺宁、澄江、镇沅、普洱、楚雄、永昌、景东七府有此种’。”《续修云南通志》：“蒲人即蒲蛮，相传为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国。元泰定间始内附，以土酋猛氏为知府。明初因之，宣德间改土归流，今顺宁、澄江、镇沅、普洱、楚雄、永昌、景东七府有此种。……其流入新兴、禄丰、阿迷、镇南者，形质纯黑……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号‘野蒲’……在景东者，淳朴务农。在顺宁沿澜沧江居者，号‘普蛮’，亦曰‘朴子蛮’……”刘文征所记述的“蒲人”有因以名其地“蒲干”者，与布赉人自称 $pu^{55} qe\eta^{44}$ 或 $pø^{55} qe\eta^{44}$ 有相近之处，按此，则“蒲干”即今之 $pu^{55} qe\eta^{44}$ 或 $pø^{55} qe\eta^{44}$ 。如果属实，则南诏资“朴子蛮”之力用兵征战而内迁时，就渐次迁往滇东南，宋以前基本迁移到了现在的居住区域，即唐朝越巂郡都督府，天宝中没于南诏，蒙氏据为强现、牙车、

教化三部，宋为大理国据地，元属临安宣慰司阿迷万户府强现三部，明隶临安府阿迷州教化三部，清为康熙所设开化府辖地，这些区域都在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强现三部为哈尼族先民和泥蛮土司所管辖，据《元史·地理志》，布赓人的先民与哈尼族先民和泥支系有过接触的历史，但是在后来，随着布赓人先民的不断迁徙，到了彝族地区，成为了彝族的一个支系。从历史上看，布赓人先民的迁徙路线大体是自西而东，再转向东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南诏国的兴起，征战过程中布赓人的先民随南诏部队流动，特别是唐天宝中越巂郡都督府为南诏克后，随军征战的“朴子蛮”就留在了蒙氏所据的强现、牙车、教化三部，到明朝、清朝乃有“蒲蛮”之称，但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法战事不断，直到光绪十二年中法勘定边界及到光绪《云南通志》仍引用旧志的说法，称“蒲蛮”，之后随着布赓人与彝族的杂居，遂成为彝族的一个支系至今，作为布赓人，他们也认同于彝族，他称“花倮”。

第三节 布赓人的社会

布赓人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那洒镇的 $pə^{31} loŋ^{55}$ 老挖龙、 $pə^{31} tɕoŋ^{55}$ 新挖龙、 $pə^{31} tɕaŋ^{31}$ 小坪寨、 $pə^{31} phja^{44}$ 那腊，篆角乡（冲天乡）的 $pə^{31} tɕaŋ^{31}$ 九坪、 $pə^{31} æ^{24}$ 石碑坡和西畴县鸡街乡的 $pu^{31} yu^{31}$ 曼龙等六村寨，500 多户人家，2700 多人。这些地方以达马河为两县的行政区划，地理上连成一片，山水相连，隔河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山高谷深，路途艰难。布赓人有王、李、郭、娄、杨、岩、陆、普、益等九个姓氏。

布赓人大部分以村落聚居，周围有汉族、壮族、苗族和彝族的
其他支系。布赓人历史上以渔猎为生，从事简单粗放的农业生产，并受当时汉族、壮族封建地主的剥削。布赓人古朴的生产方

式仍然保留至今，但是随着生态环境生命力的减弱、野生动物和鱼类的减少，渔猎生活成了辅助性肉食的来源，但男子仍喜欢渔猎。布赉人的日常生产以种植玉米、荞麦、豆类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兼种植水稻。主食是玉米、荞麦饭。布赉人很少种植蔬菜，近年来有专门培训种植蔬菜的扶贫项目。布赉人成年男女都有饮酒、吸烟的习惯，一些老年妇女还有吸水烟筒的习惯。

布赉人居住在偏僻山区，居住环境较为恶劣，生活较为贫困，人畜饮水极为困难，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卫生极差，个别村寨通电，也有因交不起电费而断电者，多数村寨的照明或用煤油或用松明。布赉人居住地离城镇遥远，交通十分落后，多不通乡村公路。近年来，曼龙得到某些基金会的资助，各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随着各级政府扶贫工程的推进，布赉人的现实状况逐渐在改变。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古朴的耕作方式及生活习惯。

布赉人的民居多为土坯墙茅草屋，少部分为当地汉族式建筑的瓦房。房屋的建筑结构一般是三间式的，中间做堂屋，两头作卧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随着国家的扶贫工作的逐渐深入，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改造茅屋的扶贫款项，布赉人民居的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善，茅草屋也将慢慢成为历史，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布赉人的服饰与当地各少数民族相比别具一格。妇女服饰，上衣是以多种颜色布料裁剪成三角形几何图案拼合缝制成的较短的无领襟衣，色彩斑斓，下穿长裤，围青色或黑色长褶裙，头饰头发左、右齐分，戴假特制箍、包头帕，使其彩色三角布块分别垂于左、右耳旁，头顶是三束直立红绒线与交叉帕瓣上的绀线束互为陪衬，或系各色毛线制成的绣球和彩带。肩挎绣花布包，包上镶海巴壳，缀饰各色三角布块。婴儿帽边亦缀饰海巴壳，以避邪。妇女装饰物主要有银手镯、银项圈、银腰链和彩色丝线。男子服饰一般是青布对襟上衣，阔边长裤，头裹青布长帕，可长一